

老炮兒

金一南★著

历史是兴衰，也是命运。他们的生命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但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历史，却要被不尽的后人运用不尽的观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描述下去。蒋介石办杂志，毛泽东办报纸，皆由笔杆到枪杆。毛泽东一生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毛泽东不是先知先觉，却以最大的历史自觉来到转折点。没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实事求是。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莫过于救国与革命。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以如此众多的精神财富砥柱于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叱咤风云的人物纷纷消失之后，历史便成为一笔巨大遗产，完整无损地留给了我们。

老
魏
軍
火

金一南★著

華 藝 出 版 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难辉煌/金一南著.—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12

ISBN 978 - 7 - 80142 - 620 - 8

I. 苦… II. 金…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0346 号

苦难辉煌

作 者：金一南

运营统筹：鲍立衡

责任编辑：刘 泰 韩海涛 常永富

出版发行：华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邮 编：100083

电 话：010 - 82885151

印 刷：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527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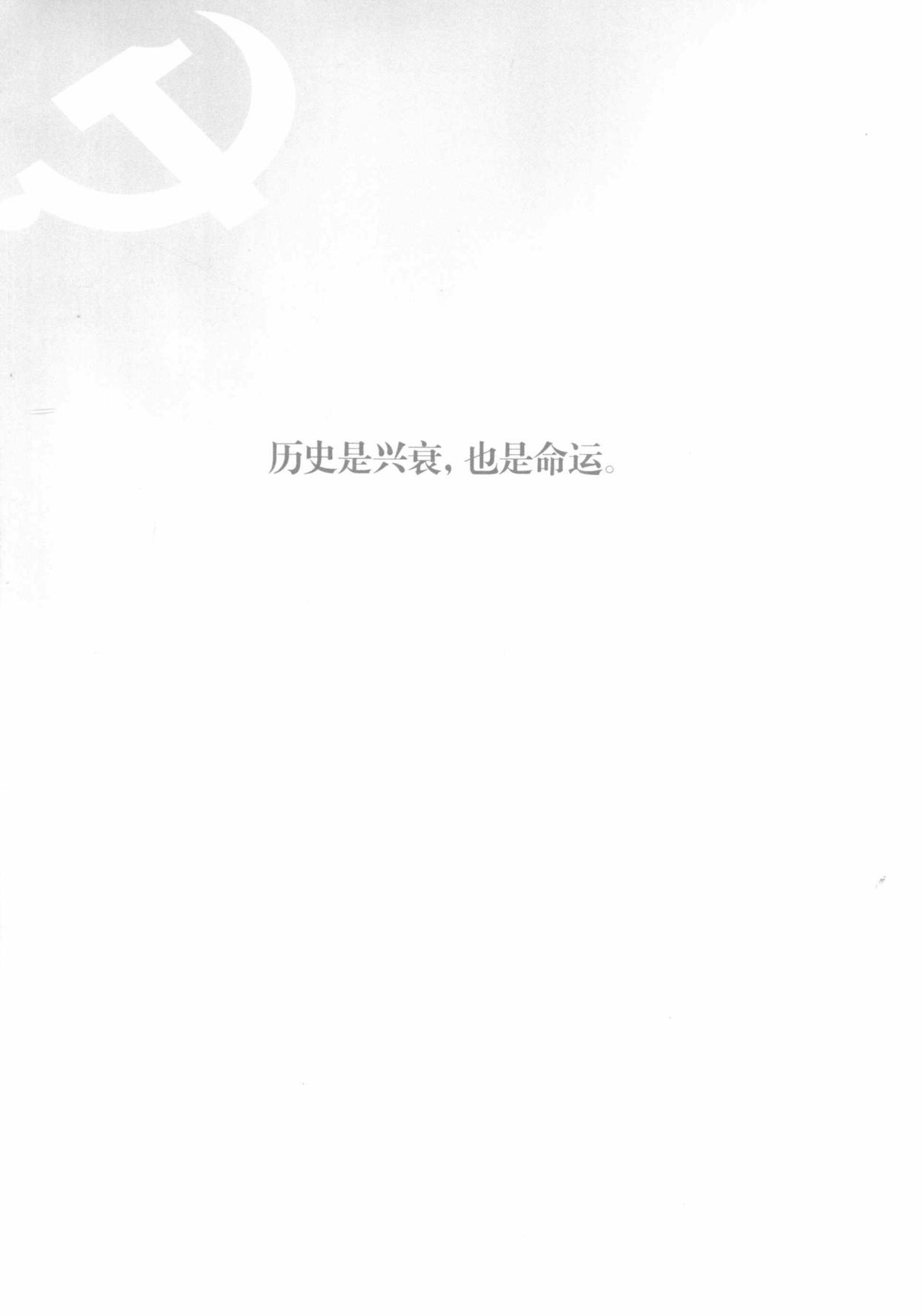
印 张：31.5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142 - 620 - 8/I · 490

定 价：46.00 元



历史是兴衰，也是命运。



前 言

我从哪里来？

我们从哪里来？

所问像生命一样久远和古老。

不仅是未来对过去的寻问。是大树对根须的寻问。是火山对岩浆的寻问。是有限对无垠的寻问。

我们曾经是奴隶。否则不会有从 1840 到 1949 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

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从 1949 到 2050 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与波澜壮阔的历史相较，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幸福起来的人们于是不想承认自己曾经是奴隶，也不屑于承认曾经有过英雄。不知不觉中，自己那部热血奔涌、震撼人心的历史被荒弃了、抽干了，弄成一部枯燥、干瘪的室内标本，放在那里无人问津。

历史命运蜕变为个人命运，众生便只有在周易八卦面前诚惶诚恐。

我们没有在丢掉自己的宝藏么？

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好比鸟爱自己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翅膀！

不能深刻感触过去，怎么获得腾飞的翅膀？狄德罗说，除去真理和美德，我们还能为什么事物感动呢？把他的话反过来设问：若除去个人富足便不再为其他事物感动，该怎么获得挺直身躯的脊梁。

钱包鼓起来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么？

皆从个人苦乐出发，中华民族永远出不了孙中山，毛泽东。

不是要你到历史中去采摘耀眼的花朵。应该去获取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说过一句话：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费弗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法西斯德军枪毙了，他的话语仍然在新世纪全球动荡的回音壁上回响。

对中华民族来说，需要前仆后继的事业依然在继续。

我相信，今天为中华民族复兴默默工作与坚韧奋斗的人们，必能从我们

的过去吸收丰富的营养。

不论我们如何富强，也永远不要改变国歌中的这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不论我们如何艰难，也永远要记住国际歌中的这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

这就是民族脊梁。

谨以此书献给过去、今天、未来成为民族脊梁的人们。

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金一南

2008年9月24日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第一章

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了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他们的生命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但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历史，却要被不尽的后人运用不尽的观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描述下去。

一、孙中山的困惑 4

二、钢铁斯大林 14

三、谁人看中毛泽东 23

第二章

东方之梦

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又是中国最新的老师。中国革命者从日本译来了《共产党宣言》，日本浪人却在中国炮制出法西斯理论。“三羽鸟”从蒸汽浴室腾空而起，给世界的东方带来巨大黑暗。

一、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40

第三章

岩浆

蒋介石不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也不是共产国际钦定的领导者。共产国际让蒋介石作报告，却给毛泽东发讣告。蒋介石办杂志，毛泽东办报纸，皆由笔杆到枪杆。蒋介石以黄埔起家，毛泽东以井冈山起家。毛泽东通过枪杆子认识了蒋介石。蒋介石也通过枪杆子认识了毛泽东。

一、领袖·思想·意志 56

二、谁人发现蒋介石 60

三、笔杆子，枪杆子 73

第四章

“围剿”

李立三把舵的船，是一艘既勇猛奋进又剧烈摇摆的船。被称为“蒋何”的蒋军与被称为“朱毛”的红军在红色根据地迎面相撞，皆是战将如云。建议碉堡政策围困朱毛的并非德国顾问，而是朱德云南讲武堂丙班二队的同学金汉鼎。

一、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84

二、战场与战将(一) 93

三、战场与战将(二) 107

四、外国的月亮圆(一) 128

五、碉堡——典型的中国特色 135

第五章

崛起

中国是一块肥肉。为了吞下这块肥肉，昭和军阀的皮靴连续踏过三位首相。田中义一参加甲午战争时，河本大作还在穿开裆裤。张作霖爱国家，但更爱张家。吞下万斛泪水的石原流出鄂鱼的眼泪。即使政府首相，也只是军队的司务长。

一、来自海军中尉的刺杀 140

二、大和民族的血祭 144

三、流泪更疯狂 152

第六章

陷落

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要打假。由于博古的苦衷，李德扮演起现代钟馗。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三遇其险，最伤心处是打碎了毛福美的腌菜坛。一个前共产党员攻占红都瑞金。出发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最深重的苦难，也是最耀眼的辉煌。

一、外国的月亮圆(二) 162

二、彭德怀·蔡廷锴·宋美龄 177

三、突围——是苦难也是辉煌 186

四、嬗变(一) 197

第七章

突破

白崇禧、陈济棠皆对红军行动了若指掌。对李汉魂微妙不言的指责，尽在“保境安民”四个字。杨永泰提出的方向别说蒋介石，连红军自己也未意识到。掩盖了48年的隐密，仍在《难忘的岁月》中维持岁月的尘封。

一、国民党不缺智商 204

二、“朱毛确在军中” 211

三、狭路相逢 215

第八章

湘江，湘江

认为“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的白崇禧，突然开放全、灌、兴铁三角，红二师却痛失宝贵战机。向来披坚夺锐的红一军团，对自己战斗能力还能支撑多久发生动摇。湘军悍将李觉却至死不承认抄了林彪的军团部。

一、“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 232

二、就蒙一个蒋介石 236

三、枪林弹雨中的一军团 240

四、蒋介石仰天长叹：“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248

五、军人与政治 251

第九章

烈火真金

造就大英雄的时代，即是产生大叛徒的时代。有多少至死不渝的忠诚，就有多少鲜廉寡耻的叛卖。将领与将领的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者。陈毅向真理低头，却从不向困难低头。孔荷宠没有龚楚幸运，却幸运地早早结束了吞噬灵魂的痛苦。

一、嬗变(二) 258

二、残兵·火种 264

三、风火来去—陈毅 271

四、万劫也复 277

第十章

瞩目大西南

蒋介石首次进军大西南。川军刘湘、黔军王家烈、滇军龙云，皆是收拾对像。遵义会议人事变动在黄平桂林商定。张闻天心中的“钦公塘”，毛泽东不是先知先觉，却以最大的历史自觉来到转折点。红军作战讲究出敌不意，入川行动却落入刘湘意料之中。

一、一石数鸟 282

二、量变，质变 286

三、中国出了毛泽东 293

四、薛岳苦了王家烈 297

五、刘文彩、刘文辉、刘湘 303

第十一章

苦难辉煌

毛泽东一生打过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后又差点儿丢掉前敌总指挥职务。吴奇伟穷追红军一路，1949年10月1日却立于开国大典的观礼台。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没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实事求是。

- 一、“不二过”的毛泽东 310
- 二、火中凤凰 316
- 三、鲁班场，周浑元 324
- 四、赤水不是逍遙津 331
- 五、入滇，危局中的大智大勇 336

第十二章

大渡桥横铁索寒

红军长征期间，林彪急过两次，蒋介石兴奋过三次。各军团都在创造急行军速度的纪录，连李德都走着走着睡着了。刘伯承的6只小船，让全军渡过金沙江。会理会议的裂痕，一直延续到1959年庐山会议。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缘铁索的勇士，成为一座永恒的青铜雕像。

- 一、滔滔金沙江，军神刘伯承 344
- 二、会理裂痕：无法回避 349
- 三、永恒的青铜像 359

第十三章

阴见多云

蒋介石想打苏联牌，苏联也想打蒋介石的牌。蔡元培一边说抗日一边老泪纵横，眼泪滴到汤盘里。红军穿插于赤水河之际，“东方劳伦斯”走遍大半个中国。“三羽鸟”是弃物，刺客就不是了吗？被蒋介石也被个人野心涮惨了的张学良，灼热的灵魂已成滚烫的岩浆。

- 一、暗流 368
- 二、残阳如血 379
- 三、开裂的坚冰 384

第十四章

福兮祸所倚

工农红军战史中最兴奋的会师，却演化为最严重的分裂。毛泽东一生中，三个9月9日深深嵌入生命。阎锡山的讲话成了陕北有块根据地的通知。陕北根据地也搞起了肃反。历史最无情，历史也最有情。徐海东、刘志丹都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

- 一、“张国焘是个实力派” 392
二、毛泽东的三个 9 月 9 402
三、山丹丹花开 412

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

降日与抗日，皆在一念之间。只会唱《大刀进行曲》，还不能明白那段历史。毛泽东被蒋介石通缉，又被张国焘通缉。连陈昌浩都发生动摇，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吗？秘密谈判破裂，蒋介石要“围剿”到底。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 一、踌躇分水岭 426
二、打通国际 438
三、个人决心中的历史，历史决心中的个人 452

第十六章 狂飙歌

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莫过于救国与革命。这个世纪狂飙突进。没有哪个世纪像这个世纪战争与革命风起云涌，金石掺瓦砾大浪淘沙。没有哪个世纪像这个世纪以如此众多的精神财富砥柱于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流。

叱咤风云的人物纷纷消失之后，历史便成为一笔巨大遗产，完整无损地留给了我们。

历史是兴衰，也是命运。在世界东方，不知多少人因中国而失掉名誉，又因中国而恢复名誉。“盖棺论定”讲一个人生命的完结，却不能讲一段历史完结。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常说殊途同归，殊途永远无法同归。

无终结的历史。

无终结既是一切的终结。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第一章 地火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他们的生命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但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历史却要被后人用不尽的观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描述下去。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惊心动魄，一旦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的故纸。

静悄悄的图书馆内，靠角落那个书架上，有本如秋叶般枯黄脆裂的书，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重庆初版。翻到第195页，可以见到一篇写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

颇像一部拙劣的惊险小说的开头。可以想见，当年写到这里，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接着往下写：

……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扇，仓促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缘摸索而上……

竟然连“离地丈许”的高墙也认为“不难跨越”，上墙之后未及细看，又飞身纵下而跌入深沟，出逃之狼狈仓皇与求生之急切鲁莽，浑然一体。

难以想象，这个越墙攀山、身手不凡的人已年逾五十。

他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所记之事发生在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审蒋、除蒋。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4 日红军将领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5 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都是这个态度。

事变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事变乃日本阴谋所主使。

日本政府则认为莫斯科同张学良达成了“攻防同盟”，张学良是苏俄工具。苏俄才是事变真正的后台。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南京方面，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动武，宋美龄穿针引线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连平日颇为持重的居正也用变调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凡此非常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无人是饭桶。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人们能够轻松觉出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却不易觉出行将到来或已经来到的质变。

1936 年 12 月 12 日，当中国政治包含的量变已经足够时，所有方面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历史来到十字路口。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联和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都在既谨慎又顽强、既坚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着自己的立场，又修改着自己的立场。表白的同时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时又在表白。

在华清池跌伤了腰腿的蒋委员长，更是一瘸一跛来到十字路口。

事变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挠翻墙越院求生，后不管不顾躺在床上寻死；先当着张学良的面，明骂其受赤党指使；后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暗示想念在苏联加入了赤党的儿子。

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沉重的历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将终生最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得几乎要碎裂的日记上：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8 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

和共产党苦斗 8 年，最后就差了两个星期。8 年共 2920 天。两个星期为

14天。8年与两个星期之比,为1000:4.7。所谓差之毫厘,便失之千里。

他将这句话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农历清明节。

该日深夜11时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病逝。

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其终生不解之谜。

生命不在了,民国三十一年重庆版的日记也化为纸灰,谜底却依旧留在那里。

一、孙中山的困惑

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天安门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

年年月月,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画像上,毛泽东那双睿智的眼睛通过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注视着新中国的人民。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把天安门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泽东最初并不喜欢天安门。他说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门下面,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二层的矮台子,观礼时离群众才近。至于天安门后面的故宫,他只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墙绕行一周,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为什么最终没能在天安门前另搞一个矮台子?

因为破坏了总体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对。

为什么后半生居住的中南海与故宫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宫城墙,却不愿去里边走走?

个中缘由,今天已经无人能够知晓了。

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如何,风风雨雨中的无数次游行、庆典和检阅,把他和天安门融为了一体。

别的地方看不见毛泽东了,天安门能够看见毛泽东。有天安门在,就有毛泽东在。

过去,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的视线之内,还要挂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后来,马、恩、列、斯画像不挂了,但孙中山的画像依然准时地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

孙中山和毛泽东,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于 1866 年，一人生于 1893 年，相差 27 年；
一人逝于 1925 年，一人逝于 1976 年，相差 51 年。
这两位革命巨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他们之间真正互相理解吗？

18 岁时，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

1936 年，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说，1911 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看到同盟会党人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着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从此，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

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第一份报纸导致的第一次政见是什么呢？

风吹日蚀，湘乡驻省中学校园墙上，一个来自韶山的 18 岁青年写的那篇东西早已无踪无影。幸亏还有个冒险闯进陕北的斯诺，通过他毛泽东能够把那篇政见的内容留下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康、梁是早年毛泽东心中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他一直要读到能够背诵。在梁启超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批语：“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当年毛泽东崇拜康、梁，赞成君主立宪。

但一个孙中山横空出世，便夺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见”就抛弃了君主立宪而改为共和。他提出来的不再是君主，而是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虽然康、梁与孙中山的区别他不甚清楚，还将三人揉为一体，但孙中山对毛泽东影响之大、震动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吗？

他年长毛泽东 27 岁。1925 年 3 月他在北京病逝时，毛泽东正在湖南家乡搞社会调查、办农民协会。后来震惊中外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还只是运行的地火。

但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